

霹雳金蝉

东方英 著

上

甘肃人民出版社



霹雳金蝉

东方英 著
(上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1 号

责任编辑:王东涛

封面设计:陈 新

霹雳金蝉

东方英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市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30 印张 字数:46 万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6-01407-1/I·90

(简精装)全三册定价:29.80 元

内容提要

狂风怒吼，暴雨倾盆。红柳庄奇人相会，白少侠义薄云天，引出了江湖上怪事一段：远坐山庄庄主乾坤大侠全家遇害，竟时逾三载鲜为人知。为了了结悬案，剪除逆贼，白少侠一诺千金，苦学神功；众英雄侠肝虎胆，伸张正义。既有武林双逸、节杖先生的高风亮节，恩助传人，又有“三星追月”、“四海游神”的放荡不羁，各有所图。霎时间铁臂苍龙、七巧玉女、武林四绝、雪山四怪，彩凤瑶凰、血手恶煞等等数十位各具奇功异能的男女侠士先后登场。有的遇文王讲礼义，有的逢桀纣动干戈；有的不惜冰清玉洁女儿身，深入地狱自入瓮；有的不顾雍容华贵夫人体，犹盼春闺梦里人。鹰愁洞暗藏邪魔窟，五凤帮明聚俏千金；阴阳剑大战断魂拐，天罡指力克阎王贴。只说无头疑案即将真象大白，谁知武林浩劫已经迫于眉睫。好一双情深意切的爱侣合而即分，几十年道义之交的朋友连连发难；高手任人摆布，奇人性命攸关。谁是元凶？谁做旗主？各个帮会门派作为怎样？众多铁血男儿结局如何？一时扑逆迷离，真假莫辨，险象环生，悬念迭起。令人一开此卷，便会牵肠挂肚，不忍释手，直到末页翻完，方知多行不义必自毙……

目 录

- 第一章 风雨奇人 (1)
- 第二章 有信不言 (17)
- 第三章 谁识心苦 (31)
- 第四章 武林双钦 (46)
- 第五章 莫测高深 (59)
- 第六章 爱极生恨 (73)
- 第七章 如愿投师 (87)
- 第八章 锋芒初露 (100)
- 第九章 此事离奇 (114)
- 第十章 足见故情 (126)
- 第十一章 恨为英雄 (143)
- 第十二章 冲天义气 (157)
- 第十三章 凶威逼人 (175)
- 第十四章 将计就计 (189)
- 第十五章 隐霞恩怨 (204)
- 第十六章 色迷心窍 (219)
- 第十七章 贼势侠胆 (249)

第十八章	人心险恶	(261)
第十九章	黄山疑云	(270)
第二十章	为仁为义	(283)
第二十一章	水底天地	(299)
第二十二章	义共危舟	(315)
第二十三章	一飞冲天	(330)
第二十四章	巨邪末路	(346)
第二十五章	此妹难测	(362)
第二十六章	玉女蒙尘	(379)
第二十七章	突来救星	(395)
第二十八章	回春圣手	(411)
第二十九章	爱深恨切	(427)
第三十章	犹自作态	(443)
第三十一章	秘谷奇人	(459)
第三十二章	因势成事	(476)
第三十三章	请君入瓮	(501)
第三十四章	魔窟百态	(509)
第三十五章	沼泽藏龙	(526)
第三十六章	少泉锻羽	(542)
第三十七章	玉环惊心	(558)

第三十八章	又是毒计	(574)
第三十九章	魔煞阴气	(590)
第四十章	真假莫测	(607)
第四十一章	纯情华天	(623)
第四十二章	太白神翁	(639)
第四十三章	义利权衡	(655)
第四十四章	初挫敌锋	(671)
第四十五章	卷土重来	(687)
第四十六章	虎父虎子	(704)
第四十七章	金义为难	(719)
第四十八章	追计血债	(735)

第一章 风雨奇人

怒吼的狂风，挟着倾盆大雨，扫过一片漆黑的原野。

一道接着一道的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幔幕。

这时，正有两条身弄快心闪电的人影，在狂风暴雨包围之中，绞作一团，进行着舍死忘生的恶斗。突然，那两条人影一顿，停止了腾挪。只见一人的长剑已抵在另一人的心口之上，敢情他们已是他出了胜负。只要胜利者长剑一送，那另一个人的生命就将随着这阵暴风雨而去。

胜利者黑在布蒙布，看不出年岁大小，那失败者败只有二十岁左右，长得五官端正，英气勃勃。好一条年轻的汉子。

蒙面人手中长剑轻轻的向前一送，那年轻汉子不但未缩畏后退，反而一挺胸，迎了上去。“嗤！”长剑向下一划，胸口露出坟起的胸肌，衣服被划开了，却未伤着他丝毫。

蒙面人一抖腕，剑势又恢复了原状。

那年轻人双目陡然一厉，冷笑一声道：“朋友，在下学艺不精，败在你手中，一死而已，你若妄想持技凌人，对在下刻意侮慢，那就慕以在下要口出恶言了。”蒙面人忽然哈哈一笑，手中长剑一缩，倒转入鞘，双手一抱拳道：“朋友，今天对不起，捡起你的剑吧，请吧！”

那年轻人一怔，说：“我就这样放了我？”

蒙面人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你？”

霹雳金蝉

那年轻人道：“你不杀我，我可和你没完没了，除非你把‘紫苏丹’还给我带回去复命。”蒙面人暴喝一声说：“朋友，你自己要找死，那就怨不得我剑下无情了。”

“嗖！”手中寒光一闪，长剑又脱鞘而出，向那少年人心中刺去。少年人竟不避不让，双目一闭，甘愿就死。

“啪！”蒙面人手中剑势一侧，用剑身打了那少年人一记耳光，骂道：“混蛋！我问你，你这样死了，算是为的什么？”那少年冷冷的言道：“为了忠于我的职守！”

蒙面人忽然长叹了一声，又把长剑插回鞘内，双脚一顿，身形疾射击起，向狂风暴雨之中奔去。

那少年人俯身拾起自己的长剑，疾追下去，而且口中还大叫道：“你不还给我‘紫苏丹’，你便莫想脱得了身。”两人一前一后，追了个首尾相接。

别看那年轻人败在那蒙面人手中，一身轻功却是相不发不弱，追得那蒙面人竟有喘不过气来。

猛地，只见前面奔行的那蒙面人脚下步伐忽然乱了起来，接着又见他身子向前一倾，栽了下去。后面那少年，一个箭步抢上前去，扶住那住蒙住人身子，道：“朋友，你怎样了？”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追逐的目的，竟把对方当做朋友看了。

他话声出口，一低头忽然轻轻“噢！”了一声，探手抱起那蒙面人的身子，向一座山岩之下奔去，找一处可避风雨的岩洞，放下那蒙面人，提聚真气，在那蒙面人身上推拿起来。敢情，那蒙面人奔行之际，内伤突发，吐了一口鲜血之后，人也昏死过去了。

蒙面人经他一阵推拿，不久便清醒过来。

霹雳金蝉

只听他长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望着那少年人微微一笑道：“你为什么还要救我？”那少年人怔了一怔道：“难道我不该救你？”

蒙面人摇摇头道：“我是没有救了……”

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只玉瓶，交给那少年人，道：“朋友，这是你们庄主的‘紫苏丹’，拿回去吧！”少年接住“紫苏丹”，低头沉思了半天，忽然一扬头道：“你是不是原来就身带重伤？”

蒙面人点了点头：“是的！”

那少年人打开瓶塞，倒出仅有的一粒“紫苏丹”，向那蒙面人嘴中送去，一面道：“你为什么不早把这‘紫苏丹’服了？……”蒙面人伸手挡住那少年人送来的“紫苏丹”，摇着道：“不必糟塌这圣药了，你还是留着带回去复命吧。”

那少年人愕了一愕道：“你这人真奇怪，千辛万苦得到了我们庄主这颗‘紫苏丹’，为什么现在又不要了？”

蒙面人望着那少年人抿嘴一笑道：“你说我怪，你自己难道就不怪？你刚才死缠不休，非要索回‘紫苏丹’不可，现在你难道就可以不忠于职守了？”那少年真没想到蒙面人词锋如此犀利，愣了一愣，哈哈一笑道：“你怎能说我是放弃了我的职守……”

话声顿了一顿，接道：“你知不知道，送给你与被你巧取豪夺而去，其间有着天壤天别。”

蒙面人单掌一撑，挺起上身，激动地道：“你真打算把这‘紫苏丹’送给我？”说着，“啐”地吐出一大口鲜血，身子一软，又躺回地上。

那少年人剑眉一皱，叹了一口气，俯身准备去替蒙面人擦

嘴角上的血迹，因那人带着面巾，第一步当然得揭去蒙面人的面巾，当他伸手去揭蒙面人的面巾时，那蒙面人蓦地一翻五指，扣住他腕脉，怒喝一声道：“你要干什么。咳！咳！咳！”

又吐出了一口鲜血。那少年人腕脉虽被蒙面人扣住，由于蒙面人作势极重，发不出内力，对他谈不上什么威胁他甚至也不作挣脱的打算，镇定地一笑道：“朋友，不要误会，我只不过想替你揩去嘴边的血污而已，你看！唉！你又吐了，真是何苦来！”

蒙面人讪讪地一笑道：“对不起，那是我误会了！……”

顿了一顿，又接着解释道：“我有说不出的苦衷，不愿被人见到我的真面目。”同时也松开了扣在那少年人脉的五指。

那少年原未把手中的“紫苏丹”装回瓶内，这时又向蒙面人口内塞去，一面道：“你真的把这‘紫苏丹’送给你了，你就服了吧！”

那知，蒙面人还是把脸一侧，道：“多谢你，但我这时不要服用。”那少年人又皱了一皱眉头道：“你这人到底怎么了呢？一点都不爽快。”

蒙面人喘了一口气道：“朋友，你把‘紫苏丹’送给我，我还没请教你贵姓呢。”

那少年人苦笑一声道：“在下姓白，草字剑。朋友，你看你不是先服了‘紫苏丹’，再作长谈吧！”蒙面人似有他的打算，摇摇头道：“我们现在不谈‘紫苏丹’的事情好不好？”

白剑道：“‘紫苏丹’虽是疗伤圣药，但到底不是仙丹，你真气一散之后，只怕也沉法使你死而复生了。”蒙面人道：“这个我知道……”

霹雳金蝉

白剑截口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先服了‘紫苏丹’稳住伤势，有话慢慢再谈？”

蒙面人望着白剑感激地一笑道：“我也姓白，我叫白英奇，你多在年纪了？”白剑见白英奇不接话头顾左右而言他，似是有意轻生，不免微微一叹道：“我今年二十一岁了。”

白英奇道：“我今年也二十一岁了。要是有你这样一位兄弟，那就好了。”

白剑只笑了一笑，没有搭腔。白英奇又从头到脚打量了白剑一番道：“剑兄，你家中还有些什么人？”

白剑只好捺住性子又道：“小弟堂上父母并茂，我下面还有一位弟弟，现在才不过十一二岁。”

白英奇道：“他们都在红柳庄做事。”白剑道：“不。”

白英奇道：“那你为什么不和父母在一起。”白剑脸上微微一红道：“小弟家中环境不大好，我从小就跟在庄主身边做事，承庄主看得起，所以才有今天这点前途。”

白英奇一笑道：“什么前途呀？”

谁都听得出，他这一笑，多少有一点嘲笑的意味。白剑剑眉一挑道：“英奇兄，你可是看不起红柳庄在江湖上的地位？”

微微有些恼怒了。白英奇笑着又把话题一转道：“剑兄，‘紫苏丹’送给小逸之后，你如何向贵庄主交代？”

白剑道：“这是小弟自己的事，不劳英奇兄你烦心。”

白英奇道：“‘紫苏丹’是贵庄镇庄至宝……”白剑接口道：“而且，还只剩下这一颗了。”

白英奇一笑道：“你知道就好，你随随便便把它送了人，只怕你将从此由红转黑了。”白剑双皱了一皱道：“这些我都已想

霹雳金蝉

过了，只要这件事情做得对，我想敝庄主总有谅解的一天。”白英奇道：“你认为这件事做得对？”

白剑肯定地道：“灵丹妙药旨在济世救人，敝庄主保存这颗‘紫苏丹’不要说没有机会用上，即使万一需要的时候也还有别的灵丹可以代替，不像兄台，似是非用此‘紫苏丹’不可。”

白英奇微讶道：“你怎知我非用‘紫苏丹’不可？”

白剑道：“这还用问？你别的丹药都不屑一顾，单只盗取这‘紫苏丹’，岂不是很明显么？”白英奇忽然长叹了一口气道：“唉，只可惜我们现在才认识。”白剑道：“现在并不迟呀！”

白英奇点点头道：“不迟！不迟！”接着双目陡然一睁，注视着白剑道：“剑兄，小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不知你愿不愿答应？”

白剑微微一犹豫道：“什么事？”白英奇道：“请你替我把这颗‘紫苏丹’送到一个地方去……”

白剑一怔道：“你……自己不服用这‘紫苏丹’？”

白英奇摇摇头道：“我的伤用不着服用这‘紫苏丹’，另外有一个人更需要它，剑兄，你能不能替小弟送去？”目光中充满了无尽的冀求和企望。

白剑助人之心油然而生，不假思索地点头道：“好，小弟答应你。”

白英奇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道：“剑兄，请你帮小弟把衣服脱下来。”白剑一愕道：“你为什么脱衣服？”

白英奇道：“你得穿小弟这身衣服，才见得到我要你去的人。”

两人互换了衣服，白英奇忽然把蒙面布也揭了下来道：

霹雳金蝉

“你把这蒙面巾洗干净后，也戴上吧！”白剑接过蒙面巾，双眼一直，人也愣住了。

敢情，这白英奇长得一表人才，俊逸非凡，把白剑的眼睛都看直了。

白英奇微微一笑道：“剑兄，你见了小弟真面目，请不要向任何人道及。”白剑爽快地答应道：“小弟遵命！”

接着，白英奇又交给白剑一个小小的布包，同时，两人还把佩剑也换了，白英奇这才告诉他将‘紫苏丹’，送往何处，送给何人。

白怀怀切打点停止之后，这时外面的狂风暴雨已经过去了，云层里偷偷跑出来几颗星星，点缀着沉寂的天空。白英奇向白剑抱拳一礼道：“剑兄，一切重托你了。”

白剑与白英奇，原说不上丝毫交情，但这时候，白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关切的感情，望了白英奇一眼道：“英奇兄，你也要好好自己保重哪！”

白英奇凄然一笑道：“你放心，小弟还死不了……啊！小弟忘了一件大事。”白剑道：“你还有什么事？”白英奇道：“小弟那朋友极是古怪，要不给你一件信物，只怕她不会相信你。”

说着，伸手向身旁岩石上抓支，他手指一触岩石，只见他脸色忽然变了一变，长叹一声说：“剑兄，请你替小弟弄一声石片下来。”

白剑他这时内功难聚，发不出真力，以他的功力，这时竟连一岩片也抓不下来了。白剑不愿使他触景伤情，于是也不用指力，只用宝剑替他削下一块山石。白英奇用剑尖在那块石片上划了一些文不成文，画不成画的记号，然后将那石片交

霹雳金蝉

给白剑，笑道：“好了，请你把这声石片一并带去，关于小弟的景况也无需麻烦你多费唇舌告诉他了。”

白剑别过白英奇，照着他的话，日夜兼程，十天之后，进入了雪风云，在一处人迹罕至之处，找到了一座洞府。

一路上，白剑不但没有遭到任何阻拦，而且，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到了这个洞府之外，他才哑失笑，明白了白英奇的用心。原来，他是故作神秘，有心冤他的。

因为，那个洞府小得站在外面便可一目了然，只有一个神情落寞的老婆孤独地躺在一些枯划上。看她那样子，简直和叫花子差不钦。白怀犹豫了一下，扬声叫道：“老太太，请问你可是姓蓝？”

洞中那老太婆，充耳不闻，再也不理他。白剑苦笑一声，贯注三分真力，又说了一遍”依然不见那老太婆的答理。这时，白剑心中一动，暗忖道：“她莫非已经死了。”

念动间，身殂一闪便到了那老太婆身前，正要俯身去察看那老太婆，忽觉腰中一麻，被制住了穴道。随见那老太婆翻身而起，震声道：“老婆子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什么颜色！”

喝声中，已是一掌向剑脸上扫来……白剑急得大叫道：“老太太，不要误会，在古是替你送‘紫苏丹’来的……”话声未了，啪的一声，他脸上已挨了一下重的，这一掌只打得他向洞外倒飞了出去。

那老太婆掌力发出，触觉到来人那蒙面巾的特殊，只听她失声惊叫一声：“公子，原来是你，为什么冒冒失失……”

旋见她身形一晃，追到白剑震飞出去的身子，在未落地前，一把又把他抓住了。其反就研究室快，与其出手之准，令

霹雳金蝉

人不可想象。白剑在她手中连念头都没有转过来，那老太婆忽然又怒喝一声道：“说！你是谁？竟敢假冒老身公子，前来弄鬼！”

那老太婆接着又把白剑向地上一摔，只摔得他满眼金星，一身骨头都似被摔散。

白剑挣扎着站起，苦着笑说：“老太太，在下是受令公子之手，送药来的啊！”那老太婆充耳不闻，忽然出手一把揭去他的蒙面巾，在手中摸了一下，又暴喝道：“快说，我们公子哪里去了？”白剑猛然一抬头，看出那老婆双眼似是已经瞎了，再一想，自己一连向他说了两次话，她都充耳不闻，莫非耳朵也聋了？此念一生，从怀中取出白英奇给他的那声石片，向那老太婆手中塞去。那老太婆接住白剑塞来的石片，用手指摸索了几下，只见她神色惨变，嚎啕大哭道：“公子啊！我苦命的公子啊！……”

那老太婆恸哭了一阵，忽然止住哭声，又哈哈大笑声起来。白剑只觉她这笑声，令人听来凄凉无比，比刚才那哭声尤胜百倍。

白剑被她时哭时笑的所为所困扰，也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发了，陪站在一旁发起呆来了。老太婆笑了好一阵之后，这才仰脸对着洞外的苍穹，默默垂泪不已。足足过了两个时辰之久，才见她脸上掠过一丝狞笑，咬牙切齿地顿足道：“好！公子，老奴答应你好好地活下去，可是你也要允许我杀尽他们，老奴死了才能瞑目。”

这几句话，说得又冷又硬，入耳惊心，只听得白剑全身直冒冷汗。老太婆说完那几句话后，激动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

霹雳金蝉

转脸面向白剑道：“对不起，老身又聋又瞎，目前无法与少侠交谈，请你把‘紫苏丹’交给老身，待我医好聋之疾后，再向少侠致谢。”

白剑取出“紫苏丹”交给地老太婆，那老太婆倒出“紫苏丹”在鼻端闻了一闻，摸索着取过一只小杯子，请白剑到洞外砍来一根指定的赤藤，挤积了小半杯赤色藤汁，请和“紫苏丹”点入两眼两耳之中，然后盘膝坐下，运起功来。这样一时点药，一时运功，足足过了三天三夜，她没有再说二句话。

白剑话未交待清楚，自然也只好留了下来，陪了她三天三夜。

到了第四天正午，那太婆忽然双目齐睁，现出了一双有黑有白的眼珠，向白剑望来。白剑不免替她高兴，笑道：“你的眼睛好了！”那老太婆轻轻叹息一声道：“我的耳朵也好了。”白剑道：“恭喜老太太，在下要告辞了，这一小包东西也是令公了托在下带来的，请太太查收。”说着，把那包裹递了过去。那老太太接住那包裹，望也不望一下，目光凝注在白剑脸上道：“少侠意欲何往？”

白怀道：“在下来自红柳庄，自然是回红柳庄去。”

那老太婆微微一笑道：“红柳庄只怕你已不便回去了。”此言来得很是突然，白剑心头微微一怔道：“老太太，此话怎讲？”

那老太太轻轻叹息一声道：“因为你自己在人世了。”白剑愕然道：“什么？你是说我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真有点糊涂了，只见他一皱眉头，抬起手臂，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口咬下去，痛得他大叫一声，甩手不迭。那太婆一笑道：“少侠，这里不是